

随笔·乡村纪事

蝈蝈叫的季节

□魏增瑞

乡村的孩子，整天地上滚、土里爬，他们的兴趣自然在田野里。

蝈蝈叫的季节，那可是孩子们的天下。大豆地里，谷子田里，蝈蝈的叫声随着热浪一阵一阵摇荡着小小的村庄，撩拨着孩子们探求新奇的贪念。

孩子们正值爱玩水的年龄，虽然大人们大声吓唬小声劝导不让他们洗澡，但是在打骂声中，一个个都练成了游泳高手。洗完了澡，顶着热辣辣的太阳，一个个都去翠绿的庄稼地里捉蝈蝈。

蝈蝈最不好捉的地方是苇子池塘。当庄稼地还没有蝈蝈叫声的时候，长满密密苇子的池塘会最先传出蝈蝈的歌唱。池塘里苇子丛中蝈蝈的叫声出奇地清脆，像是用水的清凉、苇子的翠绿酿造出来的醇酒，香气一缕缕从池塘中溢出，那种醉人的爽劲儿就别提了。但是，顺着诱人的蝈蝈叫声探去，即使碰到苇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蝈蝈的叫声也会戛然而止。苇塘一下子寂静下来，调皮的鱼儿会趁机来一个纵身跳水，算是给捉蝈蝈的孩子一个失望的安慰。

蝈蝈最好捉的地方就是红薯地。大片的红薯地碧绿如水，几个孩子屈身在绿叶之中，如同在湖水中嬉游。因为红薯叶只有膝盖般高，孩子们掂着脚尖捉蝈蝈，没有身体碰撞枝叶的响声，他们可以顺着声音蹑手蹑脚径直找到蝈蝈藏身的地方。

捉到了蝈蝈，有的人习惯把它养在自己家里的梅豆架上，小村子简直成了蝈蝈大合唱的舞台；人们在梅豆架下吃饭、乘凉，蝈蝈的叫声如同乐队的伴奏，连拉家常的话音也仿佛有了韵律感；午后在梅豆架下美美睡上一觉，做梦都是诗意的。

围绕着蝈蝈，孩子们尽情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的能力。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蚰子（乡里对蝈蝈的习惯称呼）葫芦”的编织。“蚰子葫芦”只有拳头大小，圆圆的像一只小皮球，天稍冷的时候可以把蝈蝈养在里面并装进自己的衣兜里，走到哪儿蝈蝈的叫声如影随形响到哪儿，很神气的样子。“蚰子葫芦”分单层和多层，不熟练的只能编单层的，一般两层的就很结实，至于三层、四层那就纯属让人鉴赏的艺术品了。爱美的孩子还会用红、青两色的篾子编织成很好看的图案，在人群面前像皮球一样抛着玩，让那些还不会编织的伙伴们眼巴巴地看得眼馋。

女孩子心灵手巧也不甘示弱，她们用高粱秆细端的部分编织成蝈蝈笼子，把弟弟捉来的蝈蝈放进去，然后悬挂在庭院里结满果实的枣树上，或者堂屋门前台阶两旁的屋檐下，随手在上面系上自己红色的扎头绳儿，红绳儿拂拂飘舞，农家小院仿佛有了些许灵动与秀气。

记得有一年深秋，麦苗都出来了，我还在地头的草丛中捉到一只草白蝈蝈，从此养在了“油子葫芦”里。每天早晨，摘一朵盛开的滚动着露珠的黄色南瓜花喂养它，晚上寒意袭来，我就把它放在被窝里暖着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天气冷了已经穿上了棉袄，它竟然还活得好好的。我把“油子葫芦”装在了棉衣最里面的衣兜里，甚至上学也带着它。由于捂得严，再加上教室里的说话声读书声，蝈蝈的叫声只有我一人才能听到。但有一位老师比较严厉，他上课时教室里鸦雀无声。有一天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讲课，忽然一位同学举手，老师还以为他提问题，就笑眯眯地示意他大胆说。

同学说：“老师，我报告一个问题。”

“请讲……”

“教室内有蝈蝈叫声……”

我一下子紧张了，如果老师把我的“油子葫芦”搜出来，没收不说，受批评那是肯定了的。

短暂的沉寂，接着全班同学爆发出“哈哈”的大笑声，震得小小教室也一颤一颤的。

老师沉默了一会，把脸凑到这位同学面前：“你是不是做梦梦到蝈蝈了？”

教室外，树叶已经开始片片飘下，秋风吹着发干的残叶“沙沙”作响。按照常理，这个时节蝈蝈已经不可能存活了。

蝈蝈叫的季节，是乡村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时节，阳光充足，雨水丰沛，孩子们在和庄稼苗竞相长高，大自然也带给他们许多探索的新奇和乐趣。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孩子，已经把自己的乐趣交给了考试和作业，蝈蝈的叫声离他们越来越远，大自然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随笔·人生感悟

馋·蝉·禅

□刘云鹏

观此三字，只有音同，意义迥异，可是这个夏季却将它们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信？且听我说：

馋

天一热，人就容易馋。其实嘴馋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像现时代的美女大军一样，冰激凌、零食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哪怕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吃着减肥药。

被烈日炙烤了半天，嗓子也干得冒烟，轻轻呼出一口气就会冒火，前面要是有一个卖西瓜的多好啊！终于，看到了西瓜摊儿，顾不上热，顾不上什么形象，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因为待会就有瓜吃了。没有办法，天热了，就是嘴馋！

这股“馋劲”还不够，晚上稍微凉快的时候，嘴又馋了。于是，三两个朋友，弄点啤酒，点几个小菜，边聊边喝，真是“馋”得不亦乐乎。

蝉

夏天一到，知了先叫。蝉就是一个先知，也是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把炎热的夏天演绎得有声有色。试想，夏天若是没有蝉鸣，那会多么乏味，多么单调而没有生气。

夏天，若在林中乘凉，蝉声隐隐约约，时鸣时停，时噪时静，或源自树林深处，或出自高树之巅，轻重缓急，颇有节奏，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这是辛弃疾的名句，半夜是绝对会鸣蝉的，有心者绝对可以专程去验证。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第一句是“夜半忽闻蝉鸣”，被一朋友狂批说：主观臆造，半夜不可能有蝉鸣。鉴于当时不是夏季，我只能告诉他，现在无法向你证明，等到夏天的时候，你去听一听看一看就知道了。不知道那位朋友后来是否认真在听？

有人不喜欢蝉的那副破嗓子，但它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夏天的存在。就好像随身携带的手机，可能款式不那么流行，配置不够强大，功能不够完善，但是一旦丢失了，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有多么重要，一整天你可能会坐卧不安，它的存在差不多就证实了你对其他人的存在。

禅

说起“禅”，便会有一股智慧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果有人相信《水浒传》里鲁智深的偈语——“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则更会感觉“禅”字的悬不楞登、精妙绝伦。“禅”，本是佛教中语，主静，宣扬心的修炼。在炎热的夏天，就更需要这种心的修炼了。

夏天，炎热的天气，可能会让你闷闷不乐；聒噪的蝉鸣，也可能会让你郁郁寡欢；再加上偶尔工作的压力，可能会让你的心情变得一塌糊涂。怕什么，还有“禅”呢！

天气不是热吗？“心静自然凉”。蝉鸣不是惹人烦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工作不是有压力吗？“人到山前自有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心存禅意，夏天就不热，心情就不躁，工作也不会有压力。关键时刻，“禅”字总会为你找到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其实问题解决了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行文至此，想起台湾当代哲学家史作怪的一个观点——哲学并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

取消问题算是解决问题吗？暂且留给他人去想吧，我们还要趁着这盛夏时节，好好地品味“馋蝉禅”呢！

·诗风词韵·

想给你写一封信(外一首)

□李 季

想给你写一封信
写进去半开的花，微醺的风
以及寂寞的长路
写进去很多个“亲爱的”
以及很多个“多保重”
如果可以，也想
顺便问候一下
路过你那里的雨水和闪电
那溪水里的游鱼，以及
双飞的蝴蝶
我有微弱的光芒
和甜腻腻的心
如果可以，都想
装进信封里
时光美好，值得期待
我会慢慢地写，你会慢慢地等
这封信，终会越阡度陌
飞过人间好山河

以你之名

以你之名
爱雪花，爱寒冬
爱命运的凉薄
也爱相思的苦楚
以你之名
把冰封的河
放进梦里，慢慢
暖开。把群山
一一移走，闪出
通向你的路
以你之名
画下青石小巷
画下雕花的门窗
画下红泥小火炉
以你之名
忘掉此生的痛苦
许下来世的幸福
亲爱的人，请不要
悲伤，亲爱的人
请给我微笑的脸庞